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18 •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18 ·

社會科學總論類

嶺表紀蠻

蛋民的研究

涼山夷家

劉錫蕃著

陳序經著

林耀華著

4103
|
上海書店

劉錫蕃著

嶺表紀蠻

崇
未
臨
登

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影印

黃序

蠻夷事略，後世史不絕書；大抵紀梗頑之性，炫征服之功，而於事定以後，應如何感化，如何宣導，使其納於同一法治之中，則未之前聞，其視爲異族也，久矣！豈知干羽舞階，七旬苗格，古聖化民之道，固在此不在彼也。百壽劉君編蠻嶺表紀蠻一書，不襲陳言，別開生面，而以身歷其境，所得事實，引證靡遺，尤爲難能可貴。吾省此類民族，實繁有徒，現正從事開化，使躋平等，執斯篇以爲治理之南針也可，卽以其風俗習尚研究民族之真諦，亦無不可，質之當世君子，以爲何如？

民國二十二年五月黃旭初

樓于 蘇集 海樓

蘇東五賢傳聞是夜傳中澤種以爲係就空構性通之明刻表與容會得泉所就志程蘇集其不似之官別
蘇集蘇集海樓一書不類胡言張網至而謂以杜絕其數則會事會其空樓也才空都說也其有凡或感其說也

蘇集海樓一書不類胡言張網至而謂以杜絕其數則會事會其空樓也才空都說也其有凡或感其說也

蘇集海樓一書不類胡言張網至而謂以杜絕其數則會事會其空樓也才空都說也其有凡或感其說也

蘇集海樓一書不類胡言張網至而謂以杜絕其數則會事會其空樓也才空都說也其有凡或感其說也

蘇集海樓一書不類胡言張網至而謂以杜絕其數則會事會其空樓也才空都說也其有凡或感其說也

蘇集海樓一書不類胡言張網至而謂以杜絕其數則會事會其空樓也才空都說也其有凡或感其說也

蘇集海樓一書不類胡言張網至而謂以杜絕其數則會事會其空樓也才空都說也其有凡或感其說也

蘇集海樓一書不類胡言張網至而謂以杜絕其數則會事會其空樓也才空都說也其有凡或感其說也

唐序

國家以國民爲主體，而吾人又爲國民中之一份子，生於其地，而不知其民族之淵源所自，而不知其生活苦樂之情形，而不知其在內治國防之各方面，究竟將得若何之結果，若斯人也，其可以云愛國之士者乎？予固以知其不然也。丁惠明者，美國人，以前年之秋間，來次廣西三江縣屬之富祿鎮。到鎮後，延苗人，教苗語，延僮人，教僮語，延獠人，教獠語。時而黔，時而湘，凡煙瘴毒惡，山巒險峻，而蠻人聚落最盛之谿峒，無不有其人之踪跡；彼緣何而此來耶！則考查蠻人生活，而以摩爾根自任者也。夫以異邦之人，遠涉重洋，去國萬里，而適茲土，以考求吾國西南一般蠻族生活之狀態，而吾則對於存亡與其休戚相關之民族，反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且復大言炎炎，日以扶助弱小民族之說，號於天下，此豈非黨國之羞，而自救欺人者乎？錫蕃學兄，爲予同硯中最雋之良友，其爲人沉默寡言，而實事求是。嘗謂蠻人榛狁不化，使社會形成一種畸形之社會，此等畸形社會，絕對不許存留於今日，尤其是地接強鄰之西南，此問題尤爲嚴重，是以悉心研討，著爲此書，寒暑三經，蓋甚勤也。書成之日，予索而觀之，再，慨然曰：是作也，爲民族最新之研究，爲蠻區正確的寫真，爲沿邊國防的警鐘，爲西南改革的歷史，爲治理蠻貊的典範，爲人種、民俗、社會史與學良好參考的秘笈，其有功於學術界之研究甚大，又豈止爲西南立言而已哉。國人對於邊陲，素不注意，是故五十年來，邊地損失，計達二百五十餘萬英方里，佔國土全部之一半而強，創鉅痛深，亦云酷矣！吾知此作出世，必

能移轉國人之觀聽，擴大研究，繼續進行，而謀所以策畫整個邊防之改造者也。予署篆三江，既深慨於屬內蠻族生活之情形，而此次與全、孫、適中於予之家鄉，益使予得一深刻之印象；故於斯作，尤具同情，爰書所懷，以爲之序。

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四日與安唐文佐

陳序

予與錫蕃始相識於梧州，時錫蕃長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予長省立第二中學校，每相見，未嘗不論學，亦未嘗不詢吾省苗獠事。錫蕃累累爲予道之不倦，予亦聽之如不足。蓋錫蕃生長百粵，與苗獠所居爲近，而留心邊事，以謂若輩雖無知，真邊省治亂之所重系，未嘗不相與歎息，有治國教民之責職者，不早爲之所也。既而錫蕃因事去梧，未幾予亦以忌離省，不通問者三四年。俄而錫蕃以書抵予曰：近治何學，並述其將有志於苗獠之述作。余復書嘉之，且私自喜曰：吾省尙有斯人乎？蓋當此之時，談政治，說革命者，皆可以無故富貴矣！何必從事乎窮愁著書？已而去年之冬，錫蕃竟以其書至，發械啓視，震然巨製也。其名曰苗表紀微，其事則皆得之身歷目證，爲自來著作者所不詳；圖象之精且備，尤足使讀之者亦如身居其中，而相與飲食談笑也。乃爲之介於商務書館，布諸天下。自此書出，則滇黔桂諸邊省之苗獠民俗，昔人所視爲神祕而不能知者，乃如接鄰而處矣。然不一月間，書尙未出，而桂柳間之苗獠，竟揭竿而起，以反漢獨立爲名，政府以大軍及飛機痛勦之，逾月而後稍定。則夫予與錫蕃往日所慮以爲邊省之大患者，今乃果驗矣！若今猶不爲之圖，則他日受外人之利誘，必爲邊省腹心之禍，是又吾所不欲獲知言之名者矣。又吾著書不下百餘種，而皆求之於故紙堆中，讀錫蕃此書，一一皆出於己身之所經，而非空談可比，故不勝慙慙向往之至云。

民國廿二年九月三十日北流陳 柱謹序

國朝三十二年三月三十日奉旨

太子... 諭旨... 欽此

... 欽此

... 欽此

... 欽此

... 欽此

... 欽此

... 欽此

... 欽此

... 欽此

... 欽此

... 欽此

... 欽此

... 欽此

... 欽此

提要

一、讀本書者，由各蠻族之「姓氏」「干支」「語言」「歷史」各方面研究，可以推斷其與漢族確為同一種屬之民族。

二、讀本書者，由各蠻族之「風俗」「宗教」「政治」「語言」「交通」各方面研究，可以窺見其所以不易進化同化之種種原由。

三、讀本書者，可知各蠻族入據中原之先後，於何時以何種之機會，南向移殖；南移而後，又以何種機會，衝突融合，各散播其勢力於珠江流域，而造成今日之局勢。

四、讀本書者，可知歷代南移之漢族，至何時而種其勢力；至何時而奪取蠻族一部及全部之政權；至何時而將蠻族社會之舊勢力，全部推翻，根本改造，使蠻族社會之形式，一變而為漢族社會之形式。

五、本書對於各蠻族所受「種族上」「經濟上」「政治上」之慘酷壓迫，及其生活不安之種種狀態，詳舉無遺，俾讀者深知中華民國內部各行省區域之內，尚有比較美洲黑奴未解放以前尤為痛苦之民族。

六、讀本書者，向前面看，可知古代民族生活之情形；從平面看，可知現代蠻族社會之實況；向後面看，可知蠻族之

不開化，則於政治方面，不易推行；黨國方面，爲有污點；而內訌外侮，將來尤易惹起重大之糾紛。

七、讀本書者，既知蠻族生活上之實在情形，則於「政治上」、「教育上」所有關於治理蠻區一切之問題，着手進行，庶有把握。

八、讀本書者，於「民俗學」、「民種學」、「社會學」、「史與學」之各方面，俱可得到相當之參考。

九、本書所紀蠻族之生活，雖則注重桂省，但關於必要時，亦兼論及桂蠻以外各省蠻族之狀況，以證明其彼此相互之關係。故桂蠻爲主體，黔滇湘粵諸蠻爲賓體。

十、本書所紀蠻族之生活，雖則注重現狀，但關於必要時，亦兼追叙往昔，以證明其前因後果之關係，故現時之蠻族爲主體，而歷史之蠻族爲賓體。

十一、本書爲省文計，書中所稱蠻族，卽包括全體或前文所指之蠻族而言，非關於必要時，不將其個別名稱標出。

十二、調查蠻民生活狀態，爲一最困難之問題；交通險惡，瘴癘叢多，可置勿論。卽入其地，非有相當之職務，長久之時間；良好之鄉導；節會之日期，亦不易得其情實。著者所經蠻區，機會不一，故所知所聞，詳簡亦或互異。本書所紀，容有闕軼，閱者諒之。

十三、各蠻族中，有爲長期部落分化者；有爲諸蠻交互融化；或與漢人同化者；更有以漢人而蠻人化者，因而表面雖同一族系，而各有不同之習俗及信仰，本書所紀風尚，容或未能包舉該系全部民族之行爲，閱者諸君，幸祈見諒。

十四、本書於著者實地調查而外，得力於象縣蘇翰濤，容縣盤斗寅，蘇鑑軒，伍展明，韓壽民，興安唐任維，興業何慶成，桂林易舜臣，永福蕭香谷，馬平劉山谷，羅城唐厚甫，諸同志直接間接之贊助甚多，並書於此，以告閱者。

十四
本行錄
...

而獨立自治。

(四)由中原遷來西南之蠻族，以苗獠獠獠四族為重心，而桂省境內，不特備有此四種之蠻族，且各有其活動之歷史。又歷代有事於西南，廣西常為軍事上的焦點。

(五)廣西位置，居於西南之中心，各蠻族中，有同化者；有灰色化者；有榛狂如古民族者，形形色色，無一不備。故以桂省蠻人為西南蠻族之中心研究，實具有優越之價值。換言之，即桂蠻在西南夷中，無論在歷史上或地理上，其所具之資格，均可以為西南之代表。

廣西最古之主人翁，原為此等蠻族。秦漢以後，漢人移殖來桂者，代有增加，至明及清，乃臻於極盛。由「匯滯」「衝激」「迴漩」「混流」……種種之結果，其同化之程度，遂各隨地而殊。大抵城市平原之民，多整個同化，其人數，約佔全蠻十分之五；谿谷僻地之民，多「灰色化」（即其言俗大半仍舊小半改從漢俗），其人數，約佔全蠻十分之四；高山大壑之民，多「野蠻未化」，其人數，約佔全蠻十分之一。

此等民族，無論同化程度之深淺何如，其與漢族相互之關係，皆有數千年悠久之歷史。以常理論，固應早有整個同化之可能，然而時至於今，實際上竟有不然者，則有後述之理由在：

一、國民之待遇方面——吾國漢人，對於蠻族一般之概念，輒不究其歷史、地理、政治上之原因如何，見其與己不同，即抱持一種極端菲薄之態度。在古籍中，有所謂「羽民」「結胸」「籠頭」「氐民」「那民」「交脛」「歧舌」「不死」「三頭」……種種不經之記載，皆從此種菲薄之心理所杜撰。山海

（經述異記……等書，即爲國人對於蠻民想像幻覺之總代表。惟其如此，故其發爲言論，宜之志乘，遂多譏其短而遺其長（如山海經謂苗子胎下生翼，狀如鳥羽）。其尤甚者，如吾桂人以嘉慶年間編纂廣西通志，而猶採入交州志、博物志，亦雅、酉陽雜俎、諸書之譯論，硬謂「吾桂有一飛頭獅子」之民，夜深能飛，其頭至於荒郊，攫食蟲蛇、蚯蚓，醒而身首復合，與人無異。」同時滇黔諸省，亦有其說。其視蠻人，簡直如妖怪，如魔鬼，如另一星球之怪物，雖熟知本省掌故之知識階級，尤且雷同附和，不究事實，其他可想而知矣！

二、政府的統治方面——國人眼光中之蠻族，其錯謬既達於極點，而政府統治政策下之蠻族，又復與國人沉渣一氣。所謂「禽獸畜之，不屬爲人」；王者不爲經理其井田溝洫，亦不責其賦稅；「戎狄豺狼，不可親也」；不可以中國禮法繩之」……種種之謬言，真是更僕難數。故蠻族即以土地人民屬我，或我以兵威征服其土地人民，亦絕無所謂政治計畫。唐宋之「羈縻」「化外」等州，由五百所至八百所之多，顧名思義，可知當時之治蠻政策，即以「羈縻」「化外」爲不二法門。是以大書特書，露骨表現其對於蠻民之態度。元明而後，雖或比較差善，然亦不過建立一種之「土司制度」——驅千百之饑饉餓虎，放入蠻土，殺人吃血，實施其極端的「寡頭政治」。其紛拏而凌亂之狀態，仍與蠻區之烏煙瘴氣，混爲一色！其所謂長駕遠馭之雄略，亦不過如此如此！

緣此種種，是以漢蠻兩族相互之間，只有「輕鄙」「欺騙」「猜忌」「讎殺」種種之罪惡，而所謂同化合作，遂遲遲不得實現！